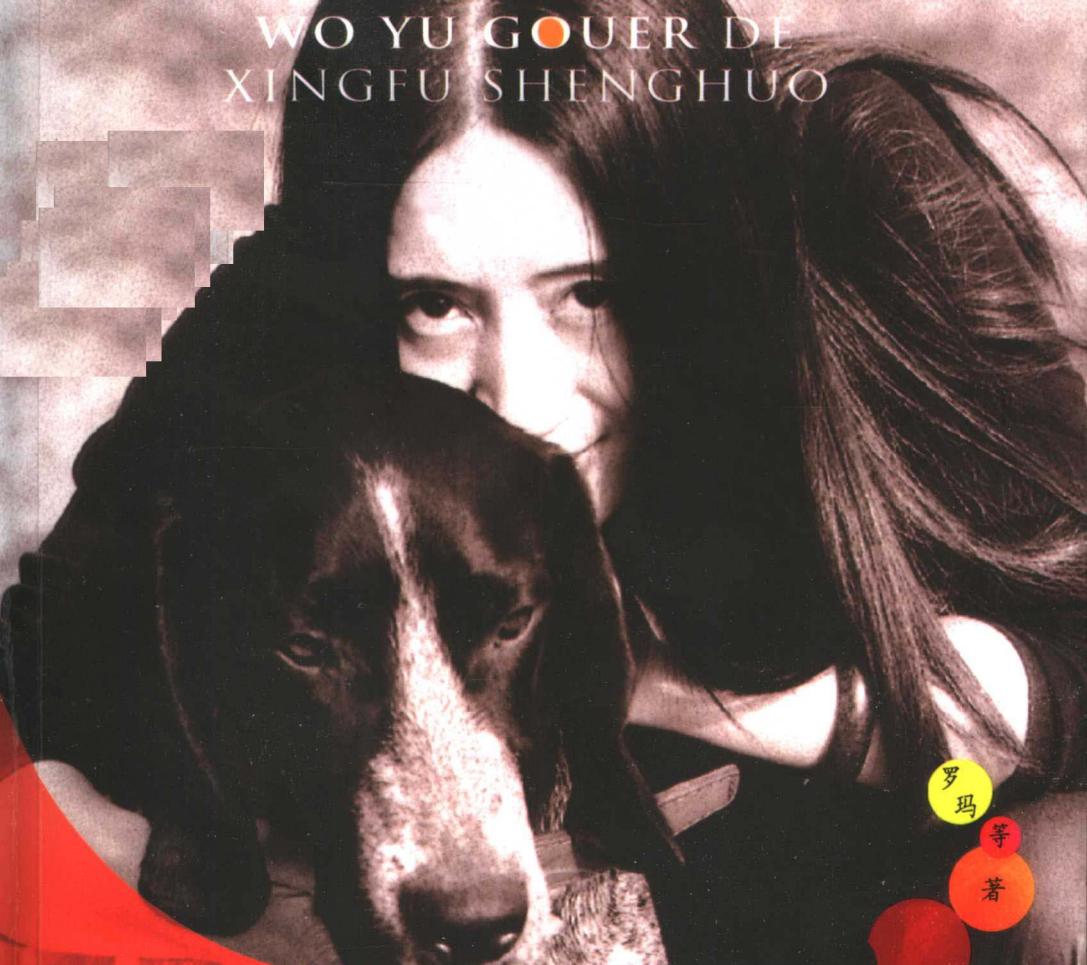


WO YU GOUER DE
XINGFU SHENGHUO



罗
玛

等
著

我与狗儿的 幸福生活

昆仑出版社

狗，从很早的世纪就进入了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它来到一个并非自然的环境里，由此涉及着道德的世界。



我与狗儿的幸福生活

罗玛等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狗儿的幸福生活/罗玛等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ISBN 7-80040-842-6

I.我… II.罗…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9275 号

书 名：我与狗儿的幸福生活

作 者：罗 玛等

责任编辑：侯健飞

封面设计：裴海斌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8.5

插 页：5

印 数：6000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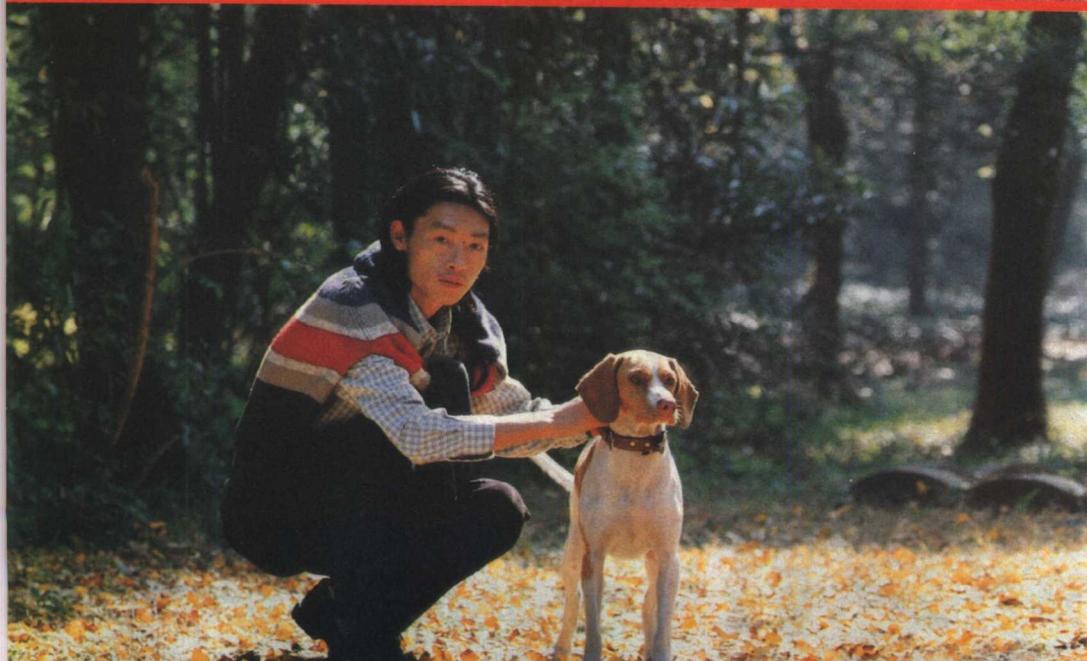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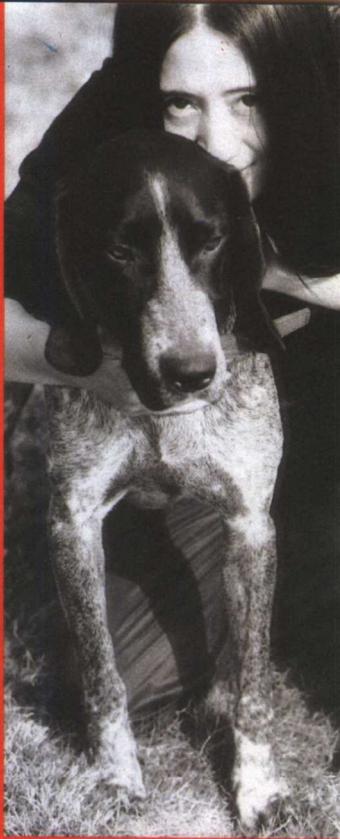
印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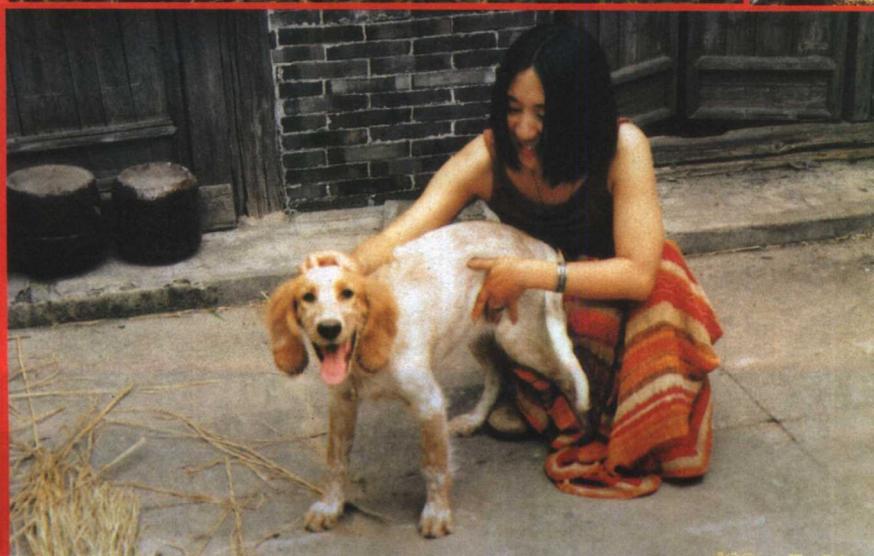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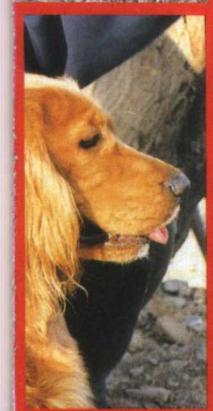
ISBN 7-80040-842-6/1·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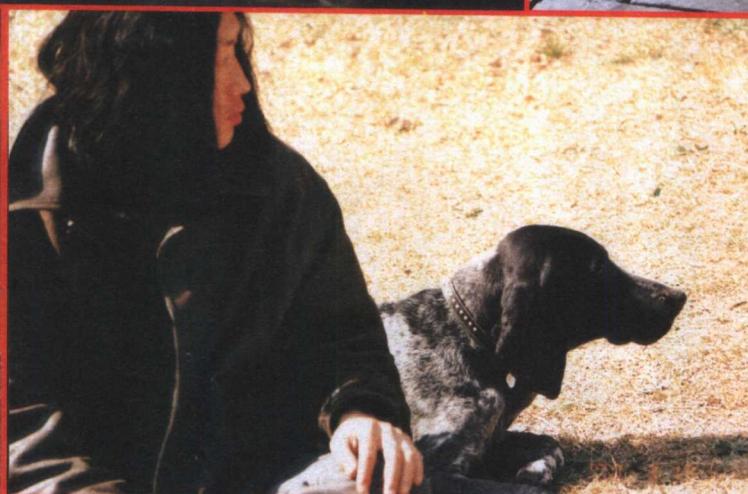
定 价：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写在前面

● 候健飞

因为编一本青年诗人的散文集而结识了诗人的女友罗玛，她是个善良而忧伤的女性；同时让我认识的还有诗人和罗玛的儿女尼玛和六子。尼玛和六子是母子，但它们是狗。关于尼玛和六子的故事请朋友们阅读本书《天堂里的每一天》。

正如为本书作序的朱朱所言，这应该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所写的，关于狗这一主题的随笔作品。我以前的偏见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文章外国人写得好，令我吃惊的是，本书竟写得如此动情，读着读着，就让人热泪盈眶了。应该承认，在狗这种可爱的动物身上，过去我们许多人是有罪的，即使现在，打狗骂狗，杀狗吃狗的勾当也随时随地可见。

记得我少年时，在我的家乡草原上，打狗除害风刮得很猛，我家那只“四眼子狗”（眼睛上方有两个圆点，远远看去像四只眼），在打狗队到来前一天突然失踪。四五天后的黄昏，饿得打晃的四眼出现在我家门口的土丘上，但它却不进院门。我跑出去搂住它的脖子，它哀伤地低声鸣叫，不住地用温热的舌头舔舐我的手背，而它的身体则是冰凉和发抖的。我当时只能塞给它两个煮熟的土豆，它几乎是囫囵吞下，喉管发着咕咕的声音。当

因为编一本青年诗人的散文集而结识了诗人的女友罗玛，她是个善良而忧伤的女性；同时让我认识的还有诗人和罗玛的儿女尼玛和六子。尼玛和六子是母子，但由于它们是狗。



我示意它和我回家时，它胆怯地向前走了几步，又哀叫着退了回去，然后夹着尾巴消失在夜色里。

这时，我发现我父亲正在窗下脸面模糊地看着我们。

我父亲在冬天里永远穿着白茬皮袄，他很威严，当时是生产队长。就在三天前，公社的打狗队长狠狠地批评了我父亲，他认为我们藏起了四眼。

我父亲没有反驳，他只是用力勒了勒腰间的皮带。我知道四眼的命完了，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每当他勒紧腰带的时候，他想要的猎物就该死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种奇特的呜咽声惊醒。透过挂霜的玻璃，我发现四眼正在院外羊圈的门桩上挣扎。一根细若游丝的皮绳在四眼的颈上越勒越紧。四眼哀叫着，前爪拼命抓挠着门桩。看不见它的眼睛，也看不见它流出的泪水，但它因窒息而发出的奇异的、撕心裂肺的可怕叫声在草原上的清晨却传得很远很远。

四眼被父亲放下来后已经死了，像个平静中睡去的孩子，它躺在洁白的雪地上，瘦得不成样子，风轻轻地荡着它干净的杂色毛发。

我生来怕我父亲，我多么想救下四眼，但我没这个本事。我只有在父亲离开后，暗泣着跪下来握住四眼的前爪。前爪是冰凉的，就是这只前爪，在我童年向少年的过渡时期，不知有多少次在接受我的命令后，与我热烈握手，我看不见四眼咬在嘴外的舌头，就是这只温热的舌头，不知多少次亲亲地舔过我的双手和双颊，而今，这条能表达一切情感的舌头被垂死挣扎的自己咬烂了，鲜血用在雪地上，一点一滴，鲜红鲜红……这只四眼与我度过了大约七年时光，是我童年最好的玩具和最大的快乐。它被勒死时我12岁，那一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死亡和心碎的滋味。

也许就是这段血腥的渊源，当罗玛和朱朱向我谈起



狗故事并提出想编著这样一本书时，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叫好，我因他们与狗的至纯至爱而感动。其实，此时的景象完全不同，我、朱朱和罗玛正坐在古都南京东郊的古城墙上喝着露天茶。周围是参天的大树和初春的雾霭。尼玛和六子都活泼健康，也许正应了“温饱思淫欲”这句古话，尼玛在欢蹦乱跳的同时，不时地扭着肥硕的屁股跳在六子的背上作投入状，陶醉状。这种几近色情的乱伦游戏不断重复，不免将这种优雅散淡的文人聚会搅出几分尴尬。我和朱朱相视而笑，他只好说，这个狗东西。

本书第一版叫《比比的大眼睛》，封面是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的画作。想不到甫一出版就遭盗版，为了主动打击不法盗版行为，也为了更凸显本书的主旨，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更换了书名，但内容没有任何改变。希望广大读者见谅！

另外，在编辑此书时，有幸认识了首都动物保护协会的几位朋友，她们都是有绝顶爱心的好人，感谢她们的支持与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也许就是这段血腥的渊源，当罗玛和朱朱向我谈起狗故事并提出想编著这样一本书时，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叫好，我因他们与狗的至纯至爱而感动。



目录

写在前面 / 编者【1-4】

序 / 朱 朱【1-14】

第一部分 天堂里的每一天

天堂里的每一天 / 罗 玛【17-86】

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子，那条叫尼玛的狗闯进了作者的生活。它被人打过、被车撞过、误食过剧毒的耗子药，丢失过三天三夜硬是被作者从三个村子中的一座院子里把它找了出来……

胖子笑一笑 / 唐丹鸿【87-98】

胖子是只猫，一笑是只狗。胖子从来不接受任何一类外来的宠物，可是它却爱上了一笑。本篇的作者是位女诗人，近年来以剑走偏锋的风格而闻名于中国诗坛。

劳莱的一天 / 罗 玛【99-105】

本文记述的是年轻画家沈小彤和它的狗们的秘闻趣事。

踏踏和刘大川 / 王 琳【107-119】



踏踏和刘大川的生活可谓平静而又快乐。本文的作者以轻松的笔调描写出他们牧歌式的生活。

黑格尔幸福的“晚年生活”／简艾【121-129】

黑格尔是一条黑色的雪达犬，和一位退休的老人生活在一起。老人有一辆灵巧的助力车，每天他们乘着一辆车去郊外的湖里游泳，不分冬夏。然后，他们去爬山……

模范毛苔／王春明【131-140】

“去，把牛奶拿来。”“我的鞋子呢？”“把垃圾扔了。”……所有这些，我们只是在电影中看过。可是，现实中的毛苔会的比这些还要多。

第二部分 现实与忧伤

食狗年代／何多苓【141-152】

但小花，那无耻的骚娘们，在前方打滚、露出私处——黄熊就此追过了河、到了陌生的村子、最后进了我们的院子。但她仍不让他上手，她躲进了厨房，他终于冲入死地。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七八把锄头、斧子把他逼到屋角、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铁丝大活结套上了他的脖子。就像历史上无数英雄一样，黄熊死于美色。



本文记述了画家何多苓在农村插队时关于狗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宝贝，你叫跳跳 / 陈 卫 【153-158】

“她那藤柳筐的窝空着、仍旧铺着厚实而柔软的腈纶棉，上面搁着一只女主人用女孩子气的花绸子为她缝制的小枕头，和一支让她闲暇时啃啮磨牙的水彩笔。冰箱里遗留着再也用不上的一只鸭肝、大半块巧克力、六片面包和半袋奶粉。他们甚至至今不知道埋葬她的具体地点。”

谁是黑根？ / 周露苗 【159-166】

——画家周春芽的生死恋

很长一段时间，画家周春芽的所有创作几乎都离不开他的一条狼狗。那时候谁都知道，对他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他的狗不好。为此，他和不少朋友断了交。可是有一天，他的狗突然死了。

本文以访谈的形式，记述了周春芽和他的狗的生死悲情。

比比的大眼睛 / 韩丽枫 【167-186】

本文记述了毕格犬比比从小到大的曲折故事，它最终丢失。

与狗同行 / 罗 玛 【187-193】



对于深圳的崔莹来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一日。那天她被关进了铁笼子，和许多无证犬一起押往指定的地点。

告别城市的日子 / 吴海燕【195-211】

曹骏原本有一套十分舒适的寓所，因为养狗不得不搬离了城市。现在他们住在郊外一所农民的房子里，倒也乐得自在。

狗也会哭泣 / 秦肖娜【213-233】

在人类发展史上，动物与人相伴，供人驱使、以它们取乐、我们穿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我们与它们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善待它们、感谢它们，不是应不应该，而是文明社会与文明人必备的品德。

附录【235-252】

1. 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
2. 台北市畜犬管理办法
3. 新加坡领取狗执照须知
4. 日本现行养狗条例节
5. 英国有关养狗的立法

跋 / 罗玛【253-254】

序

朱 朱

原想把书名定为《城市与狗》，借用的是一位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题目，一本棒极了的小说。这本书是由我的女友编选的关于狗与人的散文读物，也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所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当代作品；作者有好几位，也包括她自己，他们和自己的狗一起，分布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爱狗爱得疯狂，可以整天在家里念叨着：“宝贝儿，宝贝儿”，可以自己饿着肚皮却先要把它们喂饱，自己的病可以不治疗而如果它们感冒了就会冒着风雪去看医生；狗失踪了，就在梦中哭醒；狗死去，那悲痛就像失去孩子和最好的伙伴——甚而可以说，对狗的爱已超出对人本身的爱。

将他们看成无所事事的一群人是一个误解，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很多是忙碌的，需要集中起精力来投入；他们是从时间里挤出了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发现了时间的形状是一个海绵体，是一台服从于惰性的压榨机，同时，它也会服从那些一心要从里边拧出快乐的手。其实，这样的谈论并非公正，我们知道，狗是以它全部生命的时间陪伴了你的残余时间，它翘首以盼你的出现，以和你长相守为至福；狗，它的生死周期远远短暫于正常的人生，它们的节律是跳跃式的，心之频率也数倍于人，它们之于我们的情感恐怕一如它们的体温，永远高出我们 $1-2^{\circ}\text{C}$ ，并且相对于我们善变的情感表而言，它们趋向于恒温、绝对。对我而言，每当我看见一个人和他的狗在那里散步，或者歇息在一小块空地上，总是在想到那是一个会出现在天堂里的场景，所有养狗的人都在他们的内心历程上契合着这样的诗句：

我们知道，狗是以它全部生命的时间陪伴了你的残余时间，它翘首以盼你的出现，以和你长相守为至福。

我们生活在时光如此少的时代，
我们异常痛苦地学习一切
因而我们可以割让这个小时
为永恒而训练。

接下去我恐怕要说一些坏话——我以为在此种强烈的人与动物之爱中，人的角色并非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亲善，我希望养狗者能够明白，在他们对动物——尤其以忠诚而闻名的动物——抱有的热烈的爱与眷顾之中，很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陷阱，深得令人眩晕。只要让我们回想在狗的所有错误里什么是让人最为愤恨的，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我是说那是当狗不那么听话甚至显露出明显的反抗意识的时候。

自从我有了狗之后，幸福无疑占据了心里中心的位置，然而并不意味着一道阴影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它会扩散并且阻碍了我们与这种灵性动物交流的彻底。我们的同类对狗的蔑视、厌憎和杀戮都比不上这一个感受来得折磨我，在怀疑和沮丧之情到了极至的时候，我甚至觉得狗在所有的人之对手里是最大的赢家。

譬如我们的狗在幼年时磨炼它的牙齿，它啃坏了家具、鞋子或者我们的外套，为此我们处罚它们——但在内心里，恐怕在处罚它之前，我们就原谅它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它的孩子气；而假如在处罚时遭遇它的反抗，我们的愤恨会成为真正的霹雳，我们的手段会变得毫不留情。尽管我们的感情似乎将它们作为平等的生命来认同，然而却因为一个前提变得伪善了，这个前提就是——要求它们绝对的顺从。

我们应该辨析“忠诚”与“顺从”，对它们最简单又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意愿上的前者的主动与后者的被动，我们乐于为关于狗之忠诚的传奇故事所迷醉，想像自己是它们千里跋涉要寻回的主人；这些并无什么值得非议。自从我有了狗之后，幸福无疑占据了心理中心的位置，然而并不意味着一道阴影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它会扩散并且阻碍了我们与这种灵性动物交流的彻底，我们的同类对狗的蔑视、厌憎和杀戮都比不上这一个感受来得折磨我，在怀疑和沮丧之情到了极至的时候，我甚至觉得狗在所有的人之对手里是最大的赢家，它们的忠诚利用了我们的人性之恶，使自己成为征服者，使人成为了它们的奴隶。

这种几乎是阴暗和邪恶的念头必须和我在前不久读过的一篇精彩的散文联系在一起谈论，它的篇名是《毕业典礼致辞》，作者是一位在斯大林时代逃离俄罗斯的诗人约瑟夫·

布罗斯基，这篇散文是他于 1984 年在美国威廉斯学院的致辞，它可能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富洞察力的散文之一；作者结合了自己的监狱经历谈论了《圣经》里的一段“山上宝训”，耶稣说：“但要是有谁往你右脸颊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而要是有人想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那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布罗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以非暴力和消极抵抗主义对这一段宝训作出的理解是不完全的，“这几行诗的意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种方法使受害者处于十分积极的位置，进入精神侵略者的位置。在这里可以做到的胜利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胜利。”他举例说在俄罗斯北方的一座监狱里，看守要求犯人们和他们一起劈木柴，一个犯人问，假如我不参加呢？看守回答，那就没饭吃。这个犯人参加了，但当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继续在挥舞斧头，看守和其他犯人在嘲笑他，他继续干着，并错过了午休，一直到下午四点，到五点，到六点，他仍然干着，“看守和囚犯们这回认真地瞧着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先是迷惑继而恐惧。从那天后监狱再没有要求犯人们劈木柴的事情了。”

很多东西已经在这里被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我们把这个犯人换成狗就行；惟一我们不知道的就是，狗的过量或大面积的顺从是其本性呢，还是基本生存的一种习惯性手段？爱狗的人并不意味着总是认同前者，而厌恶狗的人无疑只会想起后者。

在人近于成为主宰的这颗星球上，单独留给野生动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小了；大自然从它不断受到侵占与割让的位置上也施以报复与反抗。狗，从很早的世纪就进入了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它来到一个并非自然的环境里，由此涉及着道德的世界。它是纯洁的道德象征物呢，还是掷入的闪电；它是大自然用净化和劝谕我们的天使，还是密谋报复的一部分——我们常常因为养狗而感到受困、不自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懒洋洋的，变得更容易憎恨同类，我们生

在人近于成为主宰的这颗星球上，单独留给野生动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小了；大自然从它不断受到侵占与割让的位置上也施以报复与反抗。狗，从很早的世纪就进入了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它来到一个并非自然的环境里，由此涉及着道德的世界。